

周伟◎主编

最优美的

散文

我的乡村

青青豌豆

像石头一样飞

池塘里的魂

像叶子那样叙述

注视村庄那棵大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周伟◎主编

最优美的

散文

我的乡村，我的痛

青青豌豆尖

像石头一样飞

池塘里的魂

像叶子那样叙述

注视村庄那棵大树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优美的散文 / 周伟主编. —北京: 中国华侨出版社, 2012. 12

ISBN 978-7-5113-3091-8

I. ①最… II. ①周… III. ①散文集-世界
IV. ①I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281752 号

●最优美的散文

主 编 / 周 伟

责任编辑 / 宋 玉

责任校对 / 张子健

经 销 / 新华书店

开 本 / 710×1000 毫米 1 / 16 印张 / 15 字数 / 160 千字

印 刷 / 北京龙跃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2 年 12 月第 1 版 2012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113-3091-8

定 价 / 27.80 元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静安里 26 号通成达大厦 3 层
邮编:100028

法律顾问:陈鹰律师事务所

编辑部:(010)64443056 64443979

发行部:(010)64443051 传真:(010)64439708

网 址:www.oveaschin.com

E-mail:oveaschin@sina.com

序 言

散文是什么？

散文不是什么。

散文的功用有哪些？

有一点，至少可以肯定的：我们需要用它来审美。尤其是在这个时代。诚如作家史铁生所说：“我们有了家有了艺术，我们再也不孤寂不犹豫，再也不放弃。”

散文的方向，散文的道路在哪里？

风起绿洲。我总是相信：散文应该是有多种方向的。一种方向就是一种可能。

对于道路，奥地利作家费兰茨·卡夫卡有一句话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真正的道路在一根绳索上，它不是绷紧在高处，而是贴近地面的。与其说它是供人行走，毋宁说是用来绊人的。

大道无道。道亦有道。

散文也是要有一种精神的。我记得美国女诗人爱玛·拉扎罗丝有这样一首诗：送给我／你那些疲乏的和贫困的挤在一起渴望自由呼吸的大众／你那熙熙攘攘的岸上被遗弃的可怜的人群／你那无家可归饱经风波的人们／一齐





送给我 / 我站在金门口 / 高举自由的灯火……

散文不是一种语言的堆砌物，而是一尾幸福的火鲤鱼。

散文热了，流行了，泛滥了。

我们静观吧。看清浅池塘，江河深处，各色鱼等游嬉水中。唐代张炎有词句说得好：“不趁白鸥游海上，静看鱼忙。”

我们不想引导读者，我们更不能欺骗读者。

因为，读者就是静看鱼忙的那个人！



目 录

阿 贝 尔

作者自荐:春 绘	2
主编推荐:怀念与审判	8
创作谈:写作,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	23
相关评论:阿来等人评点阿贝尔散文	25

杨 献 平

作者自荐:巴丹吉林的个人生活	28
主编推荐:我的乡村,我的痛	36
创作谈:我的散文观	53
相关评论:西北是一种品质——读杨献平	55

习 习

作者自荐:六月某日:飞翔和游走	58
主编推荐:青青豌豆尖	64
创作谈:开始和终结	72





相关评论:岁月如花 珠玉晶莹——评习习散文	73
-----------------------------	----

江少宾

作者自荐:说出你的忧伤	79
主编推荐:倦 鸟	85
创作谈:内心的花园	88
相关评论:描绘心灵生活的图景——江少宾散文读评	90

范晓波

作者自荐:像石头一样飞	95
主编推荐:向上生长的糖	103
创作谈:被一朵花拖累,开着	107
相关评论:生命与文本互文的写作——关于范晓波的散文	113

陈洪金

作者自荐:池塘里的魂	116
主编推荐:后 山	124
创作谈:注视村庄那棵大树	133
相关评论:站在乡村的背面苦吟——读陈洪金的《灵魂的地址》	136

张利文

作者自荐:走来走去	140
主编推荐:窗外的事情	148
创作谈:像叶子那样叙述	154
相关评论:渔人的道路和意义——渔人的灵魂之美	158

吴佳骏

作者自荐:麦粒的重量	162
主编推荐:刻录的细节	172
创作谈:灼烫的光焰与守望的图腾	183
相关评论:写作的重量——吴佳骏散文读评	185

朱朝敏

作者自荐:古樟的眼睛	190
主编推荐:春天的词语,四个譬如	196
创作谈:遗忘之上	199
相关评论:江南莲开云水间——朱朝敏散文印象	202

周 伟

作者自荐:春风桃花土酒	208
主编推荐:推乡村人物	219
创作谈:散文的样子	227
相关评论:谁还记得乡村的风景——读周伟的散文	229



最

优

美

的

散

文

阿贝尔



作者简介

阿贝尔,男,1965年9月生。1984年毕业于江油师范学校。做过9年山村教师。近30年一直居住在龙门山与岷山之间的一个小镇。

1987年开始写作。作品刊发于《天涯》《上海文学》《散文》等几十种纯文学期刊,入选十几种选本。著有散文集《隐秘的乡村》《老屋》。获第二届冰心散文奖。

写作差不多是他与这个世界唯一的联系。他的文字以淡定的叙述、惊人的真诚、超常的直觉和深刻、奇妙的思想,在继承文学的古典定义的同时,也实践了文学的现代定义。古典意义的诗性是他写作的最终所指。伤痕累累的永恒的大自然,现实的与理想的人性,人在现实中的创造与抗争,以及对美和人文精神的追求,是他写作的全部。





作者自荐

春 绘



阿贝尔

春水

不在河谷、溪流、泉井。接近春雨，但亦不在春雨。在身体里，但不是血液，不是脊髓，类似淋巴，而要准确描述只能给出一个词语：虚无。冬天它是封冻的，处于沉睡状态，就像秋天日渐归山的草叶，就像中年后日渐落草的性。阳历二月，农历三月，它解冻，破冰，先是舒缓地流动。起伏，荡漾，渐渐变得急切，从中央开始激荡，一圈圈，波及边缘。这春水是新绿的，像明前茶，但不是新发的草芽，而是混合了几十年的绿。

对春水最为准确的描述是一潭，但绝非深不见底，或许刚刚苏醒的时候还只如桑叶上的一滴朝露。春水的深度来自我们对它的测试，而它的疯狂又来自地球公转导致的我们的血液的倾斜。春水让我们失眠，全部的痛苦不是我们想占有，而是想交出。其实我们负担不起的岂止是春天！

春雨

在窗外下响，从午夜开始。我喜欢整夜的春雨，开着窗睡，滴滴答答，不仅把雨声带进了梦，把空气的湿润也带进了梦。窗外是一棵花椒树和一棵棕树，失眠的时候我分辨得出雨打花椒树和雨打棕树的声响。我总感觉夜里的春雨是栅栏，而我是栅栏里的羊，卧在隔年的草料里。

春雨里的泥巴味是我最喜欢闻的。泥巴味里包含了黄泥和白泥，以及刚刚苏醒的蚯蚓的味道。我不大喜欢闻春雨里的草芽味和花香，特别是花香，我感觉它们像是在春雨里调和了奶油。好在春雨总能把花瓣的味道压住一些。不再是少年后，春雨不再与忧伤有关，但念想却是与年岁无关的，目光穿过迷蒙的雨丝忆想几乎等同于虚无的人事，那种感觉依旧是艺术的化境。是否有一角鲜亮的衣裙在烟雨里呈现，是否有几缕琴声从湿漉漉的花树背后传来，是我寄予无聊人生的希望。琴声是否是我们熟悉的那种——幻化中的纤纤素手，停泊在灵魂中的山丹丹，都已经成为丝绸的饰物或者博物馆的玉器。

我总是想在春雨中穿过一望无际的荒野。灌木还没吐绿，四下都还看不到春天的迹象，更无从预示夏天。我感觉自己像荒野中的杜鹃一样地冷。很近，就在眼前，几乎抬头便能看见山巅的雪——春雪，它仅仅是一个的概念，一个直觉的词语。我很关心走出荒野会不会是泥泞，现在到处都打了水泥路，要在春雨里踩着泥泞回家几乎不可能了。

春风

春风拂面，这面是一张一张的脸。这“脸面”，倒是非常适宜与春风搭配。不过这里的春风，不包括寒流，仅仅是混合了草芽味道和花瓣味道的温暖的惬意的春风。这“脸面”自然只是粉面，渗透不出、也停留不下思想。有思想渗透和停留的仅当是脸，有些沧桑，有些疲倦，甚至有些萎靡和沮





丧，这样的脸更适宜春寒之风的吹拂。

大多数人都喜欢吹粉面的春风，因为粉面春风在我们的身体上一晃就过了，进不到灵魂，制造的惬意完全是一种生理快感。不过也蛮过瘾。即使是粉面的春风也能吹皱我们苏醒的春水，在皱里藏下了我们只能在被卧独享的隐私。要是你的气质敏感细腻，你很可能单凭触觉就分辨出春风所包含的成分，什么柳絮呀，什么青杠呀，什么水仙什么黏土呀，就像年轻时候在绷于菩提树和无花果树之间的吊床上分辨我们自己粉红的器官。

春天越来越多被病毒感染，春风里有越来越多的沙尘，乍暖还寒，春风又见雪，本该孕育思想，铸造粗犷、奔放的脸，邀请灵魂，可是我们的肉体已经丧失了装载灵魂的机能，不能匹配是我们潜在的危险。有时候一个人走在柳林，看见山顶的沙尘，真希望拂面的春风里夹杂上冰雪，夹杂上石块。

我希望与春风的关系是裸行有矮灌木围抱的荒野，以便看清自己除了肉身之外，还有什么。

春花

今天，很少有人欣赏春花的时候还保留着真诚。说春花美，说春花香，都是顺口打哈哈，眼睛很难在花瓣上停留，更别说进入花蕊了。他们欣赏的只是春花外在的色，而且不是某一朵春花的色，而是春花一统的色。

我着迷于春花从枯枝抽出的过程，它的幽秘和神异是我们的想象力与理智无法企及的，要想得到一个满意解释，唯一的手段就是借助“上帝”。先是春梅，然后是野樱花、野桃花、野梨花。更多的是叫不出名的花，有的细腻、娇嫩，像处女，花蕊花柱如丝如玉，上面扑着初雪；有的简朴、素淡，如村姑，花瓣花蕊皆本色。不需要知识，单凭本能和直觉，我们便可以从那些被春雨打湿的花蕊洞见性的秘密。它的构造，它的色泽，它的气味，吻合了我们自己肉身和灵魂里最神秘的曲调。

兰的苞修长，蕊和柱清秀巧妙，点点棕色的芝麻粉，提醒我们精神性的兰也有物质的一面。我们家后阳台的两盆兰差不多整年都是被忽略的，只有春天开花的时候才被注意到。铁栅栏里的茶花今年只有一个苞蕾，默默无闻地青，默默无闻地透红，默默无闻地绽放。一个苞蕾，一花独放，在铁栅栏，每一次看见它的感觉都是羞愧。

不只是春梅，大多数春花都有遇见春寒的经历。它们的冷看不见，但能够感觉，因为它们是远比我们要娇弱的虚无。好在它们也有一个集体，在山崖或者退耕还林的斜坡。也有为数不多的孤独者，在桃花水泛涨的河岸的石缝，或者在通村路边坍塌的泥石流上，冷已经传达到了它们发紫的嘴唇。春天的寒流不只让春花苍白，也让我们苍白。在春雨过后的清寒里看春花，明知道它们是昙花一现，感觉却又真真切切是永恒。四面的山脉以适度的坡度把不同种类的春花装裱成画卷次第地展示给我们，我们却担心画卷太薄，稍不留心就会被春风更换掉。

春花秋实。经过了烦闷、疯狂的夏，我们会怀念春花的清丽和春寒中的那份苍白。

春色

像激情型画家的运笔，春色是地表一年一度没有办法克制的欲望，也像年轻女人卵巢的出血。

春色的主调是绿，从点点嫩绿到片片翠绿。绿中缀了花白花红。大面积种植油菜的地方，金黄是主调。梨树林的主调是娇媚的白，白到接近丧事，而桃园的主调是粉红，粉红集体孤芳自赏。樱桃花最早开，几乎是擦着冬天的边儿，没有一点点绿叶陪衬。春风春雨也都还在玉门关里，所以樱桃花开的自然环境并不好。等到日本樱花开的时候，四野的春色都已经浓重了，柳叶成了媚娘的眉，刚下过的夜雨沾在花瓣上，公园里孤零零的日本樱花便有些像穿木屐的艺伎了。被描在浮世绘里的艺伎真是不缺乏春色。





阳春寒潮已经不能让春色凋敝了，最多影响到我们对它的光感色感。把寒流关在门外，重新点燃炉子，泡一杯明前绿茶，不管是感念中还是窗外春色依旧满园。春风吹它的，春雨落它的，不用去悲悼那些早了几天飘落的花瓣，不要去感怀雨中落花如何美人薄命，你要是注意到绿叶背后已经圆润的青果，就不会悲天悯花了。

我偏爱夜雨过后湿漉漉的春色，明净、饱满，春色也质感倍增，从山腰到山脚，春色都是按大自然的某个参数有序递增的。你是否留意过那些新绿或者花白花红间的棕色，一条田埂或一块草地的棕色，滋润，简直是一种死后的安静与丰盛，且不单单是死后的肉身。把棕色纳入春色的范畴或许不只是视觉的学问。

春梦

早上，从床上爬起来又躺在沙发上，感觉自己仅仅是一坨瘫软的肉。我怀疑别人眼睛里的我发黑或者发蓝，不再有一点光泽。我觉得我的身体里是应该有一个布的网状编织物的，现在它化掉了，筋骨也化掉了。我又怀疑是骨头里钻了蚂蚁，或者布的网状编织物化作了虚无。

对，我夜夜沉浸于虚无。两个虚无的交融与冲突，像终生幻念的男女关系，不晓得是肉身在前还是灵魂在前。渐渐春梦呈现出来，像平静下来的水里的沉船的轮廓。渐渐地看见细部，一块折断的船甲板，一股从集体里脱落出的缆绳的麻，一枚旅客惊慌失措时遗失的戒指——尘埃和岁月已经耗尽了镶嵌在它上面的宝石的光芒。完全是另外一个世界，床虽然是床，被单虽然是被单，肉身虽然是肉身，乐队虽然是乐队，它绝对不是俗世，也不在俗世，它是虚无中衍生的一些精彩瞬间的集锦，是对人世间所谓永恒的注释。即使同样有爱，有两性相悦，也是对虚无大词典里某一词汇的演绎，人世间最纯粹最纯洁的关系也不可比。

春梦是一个人季节性的走失，它不是压抑论的旁证。凌晨醒来，过分的



安静与清醒叫我听得见地幔的喘息，而且地幔在出汗。那样的时刻不存在时间，更没有时间的长长短短，只有进进出出的面影、风衣的下摆、长裙的荷叶边。平常时间像一条河在奔流，而这样的时刻它奔流在我的肉身与灵魂之外，我站在岸上，看见已逝的人们和未来的人们都在河流里，顺从或挣扎，包括我偏爱的卡夫卡、沈从文和他们的心上人。谁都不能幸免，包括岸上观水的我。这个观念打击了我几十年，在这个春梦醒来的春夜继续打击着我。沮丧。毫无办法。任凭骨头酥软。

我的春梦越来越趋向于形而上，如果对肉身的自恋不牵涉精神。我总是在两个造化中销蚀自己，大自然与女人，两种销蚀最终是一个交出。白天读卡尔维诺的《命运交叉的城堡》，夜里梦见自己走在一片密林里，天黑遇见一座城堡，除了我没有任何人在城堡过夜。我是如何过夜的已全然不知，是否遇见豺、母狮或者国王、公主、牧养人的女儿全然不知。我只记得我在迷茫的春雨里走进了一片密林，记得白桦树和椴树上的树胶和吃箭竹的大熊猫。上午遇见一个白马人的村寨，很快就绕过了。中午远远地看见一段挂满枯藤的古城墙，也绕了过去，从此再没有看见人的踪迹。在乡村生活了二十年又在城市生活了二十年，它们一起打击了我。我指望天黑遇见的城堡不再是现实世界的一种构建，而仅仅是可以让我过夜的一组梦的元素。我指望走过一棵棵的树，而且是叫不出名字的树，永远不再遇见乡村和城市，不再看见与我有同样相貌、同样语言的生物，哪怕出了密林是沙漠，走出沙漠又是密林。我诅咒国王，既不指望与公主也不指望与牧羊人的女儿有什么事。即使只能喝越喝越渴的泉水我也愿意。我淋着春雨走在密林里，天黑遇见城堡，在青苔和水葵间过夜，平躺的身体上是飞沙走石的春风，有人关上管理死亡的城门又打开，也不去过问，人类和传说中的人类总是主意纷杂而变化多端，我为此感觉羞耻。

春梦是虚无在夜间开辟的一个动物园，但凶猛动物都是敞放的，在铁笼子外面一边走一边张望。没有办法没有办法，谁说我们是进化路上最高级别的生物？





主编推荐

怀念与审判



阿贝尔

—

从即刻往回走，走过昨天，走过前天，走过456天，就会再一次看见我的父亲躺在一口松木棺材里，整个人都枯萎得不像人了，像干燥花，或者像木乃伊。棺材竖放在堂屋的两根高凳上，盖子翘着，斜着一道缝儿。人们就是通过那道缝儿告别我亡故的父亲的。棺材上系着一道红，底下燃着一盏清油灯，前面放着一口大铁锅，里面烧着纸钱。烧纸钱的有我的母亲和妹妹，大哥和二哥，也有亲戚。我依旧记得我母亲和妹妹烧纸钱的样子，跪着，半跪着，继而蹲着。母亲的悲痛已有所缓和，眼里除了一点茫然，就只剩疲倦了。从千里之外回来的妹妹在打盹，火苗舔到手指也不知道。

起先我也烧过纸钱，但我不明白这烧纸钱的意义，就去里屋打麻将了，

只是趁下桌撒尿的时候顺便丢几张纸在锅里。我知道，母亲给父亲烧纸是因为父亲一生都对母亲好，爱母亲，虽然这爱是旧时旧式的，不像萨特和波伏娃那样的自由之爱，但毕竟是爱，有本能，有责任，有礼数。我也知道，妹妹之所以给父亲烧纸，是因为妹妹对父亲好，真心的好。妹妹给父亲买金戒指，买名牌衣裳。妹妹拿钱给父亲治病。然而我不明白，那些平常并不把父亲当人的人，为什么也要给父亲烧纸，而且还要下跪。我不明白，是不是人死了黑的污的都没有了，留下的都是闪闪发光的。

往回走的路是时间隧道，也是乡间土路。走过麦苗，走过菜花，就走进了我父亲的村庄。走过青皮树，走过石墙，走过一排排樱桃树，就走进了我父亲的院子。乡亲们停下了所有的活都聚在院子里，帮的帮忙，打的打牌。都是熟脸门儿，见了，都不张扬，只是问候。“来了？来了。你也来了？来了。”虽也是逢酒遇席，但毕竟不是喜酒，毕竟死了人，该避讳的要避讳。新柴已经划出，堆在房子当头。边口肉搁在门板上，厨子拿把黑青的刀正在剖析。豆浆已经下锅，新柴燃出的火苗舔着锅底，豆腐已经成形。雪白的米在蒸笼里膨胀，稻谷的气味飘进了在竹林晒太阳的老人的鼻孔。他们裹着军大衣，个个德高望重。春色春意，在石墙外面，却过不了石墙。酒席就这样继续，热闹就这样继续，直到看好的日期，也许三天三夜，也许不止三天三夜。

热闹是别人的，忙才是我们的，只是忙，麻木的忙，少有悲伤。帮忙的是个别，大多是来吃喝玩乐的。吃喝玩是明明白白的。乐在暗中。因为忙，加上热闹的安装，加上父亲是久病，加上平素与父亲情意上的淡漠，我们做儿女的也没有把父亲的死往心上搁。死有什么？见惯不惊。重要的是正确地，声势浩荡地把死者送走，这是死人的脸面，更是活人的面子。

